

格致书屋

# “御田胭脂米”背后的遗传资源

■隋淑光

【康熙培育这一品种的过程历时漫长而又颇为曲折，远非文集中寥寥数语所能概括。他获得稻种后先自行试种了10年左右，一直未对外界播扬。】

《红楼梦》第75回中记述了贾母的一顿日常晚餐，在铺叙了诸般菜式之后，写到尤氏捧过一碗红稻米粥。令人惊奇的是贾母只吃了半碗即停箸不食，吩咐将粥给病中的王熙凤送去。

文中可推断，贾母有此举动无疑是因为此粥珍贵难得，在锦衣玉食的贾府中，即使以当家人王熙凤之尊也不能日常食用。后又提到贾母命尤氏陪膳，见她所吃的是白米饭，因此发问“怎么不盛我的饭？”由此引出了服侍丫头、鸳鸯和王夫人的一番回答：“老太太的饭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这一二年早涝不定，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

由此可见，专供贾母日常食用的并非是“白米”，而是由田庄供应的“细米”，至于“这几样细米”到底为何呢？书中第53回记述了宁府庄头乌进孝在年终进献的租赋账单，其中提及“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由此可推断，所谓“细米”当为此数种，“红稻米”当是“御田胭脂米”。这从书中第42回中也可得到佐证：刘姥姥二进贾府，辞行时平儿打点送她的礼物，提到“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果子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胭脂米，熬粥是难得的”。

书中上述文字貌似闲笔，其实大有深意，“红稻米”冠以“御田”的名字，昭示其与宫廷皇家密切相关，事实也正如如此。检点《红楼梦》全书，可发现只在曹雪芹撰写的前80回中有此三处提及“御田胭脂米”，而在高鹗续写的后40回中阙如。如果细究底里，则可以推断，曹雪芹不能如此行文，因为“御田胭脂米”与曹氏息息相关，却与高鹗的生活经历相去甚远。

据农史学家考证，所谓的“御田”是由“玉田”演变而来；“御田胭脂米”为清帝康熙所培育。康熙因感于民生之艰，“自幼喜观稼穡，所得各方五谷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据《康熙御制文集》四集卷三十一记载，其在丰泽园中种有数块水田，播撒的是河北玉田县的稻种，该种在每年九月份成熟。

但是某年六月，他在巡行阡陌时发现有一株水稻“高出众稻之上”，并且“（籽）实已坚好”，于是“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年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文集中还记述了这种稻米的色香味和命名：“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

康熙培育这一品种的过程历时漫长而又颇为曲折，远非文集中寥寥数语所能概括。他获得稻种后先自行试种了十年左右，一直未对外界播扬。此后渐为人知，曾有直隶等地的大员向康熙申请种植，未获允准。又历经十余年后，康熙在承德避暑山庄试种，因其成熟期短，可于“白露”前收获，所以也获得成功，从此改写了我国长城以北地区不能种稻的历史。此后开始在北京地区进行小范围试种，至康熙五十四年，即曹雪芹诞生前后，他决意向南方推广，意在借助南方气候温暖之优势发展双季稻；“若更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将来盖藏渐可充实矣。”

有两个人物对在南方地区推广“御稻种”发挥了关键作用：苏州织造李煦，乃是曹雪芹的舅祖；江宁织造曹頔，乃是曹雪芹的叔父，也是“嗣父”。李煦先行试种，当时历经颇多挫折，康熙不仅详尽指示机宜，还遣富有经验的老农前往指导，终获成功。曹頔在种植时因有经验可资借鉴，所以较为顺利。从此“御稻种”逐渐流布于江南，稻农欢欣踊跃，闻风求种，传为异宝。此后数年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李家和曹家相继获罪被抄，所积存的“御稻种”被雍正指示变卖，由此在江南地区逐渐式微。曹雪芹在江南约生活到14岁，恰经历家庭与“御稻种”推广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后迁居京华，在“著书黄叶村”时，将其作为“燕市悲歌哭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的情结之一，沉淀在了书中。

康熙培育“御稻种”的契机源于一株天然杂交稻，如果具体点说，其实是基于天然的遗传资源。众所周知，选育良种要靠生物基因的多样性。当前纵然科技已高度发达，但尚不能创造基因，而只能在生物体之间转移、复制或修饰基因。丰富的生物基因存在于多种多样的物种中；基因多样性越丰富，改良或选育新品种的潜力就越大。同康熙的奇遇相同，袁隆平先生的水稻育种工作也得益于一株天然杂交稻的启发。先生早年立志以农业科学技术抗衡饥饿威胁，开始从事水稻雄性不育试验，1970年10月23日，在海南省崖县南红农场荔枝沟村的一片

沼泽地里，发现了一棵野生雄性不育株，这就是著名的“野败”，它对培育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继而育成恢复系，直至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发展史上，果腹一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历史地理学家、著名学者房龙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因饥饿而觅食的记录。”这部记录中不无荒诞和悲凉。在冯小刚执导的电影《1942》中，描述了贪官向饥民推销所谓的“吃一颗七天不饿”的“特效救荒丸”，试图发不义财的情节，这当是对真实历史过往的映照；实际上在古代种种笔记小说中，就有诸多关于“不饥丸”“不饥秘方”的荒诞记述，例如：“黑豆淘净，蒸极透，晒干，如是三次，九次更妙，磨细末。柿饼煮熟去蒂、核，与豆末等分，捣丸，鸡子大，每细嚼一两，津液咽下，勿用汤水，可终日不饥”；在小说《镜花缘》中，作者也阐发了如何疗饥以及对神奇稻种的想象：“闻得海外鹤山有草，青花如韭，名‘祝余’，可以疗饥”。“那米有三寸宽，五寸长”，“曾吃一个大米，足足饱了一年”“那米宽五寸，长一尺。煮出饭来……吃过后满口清香，精神陡长，一年总不思食”。“当年宣帝时背阴国来献方物，内有‘清肠稻’，每食一粒，终年不饥……”不惟中国，关于果腹的神奇想象也贯穿于西方文化中，比如电影《魔戒》中，“护戒小分队”从精灵族那里获赠了少量食用就可长时间耐饥饿“精灵饼干”，这其实是“不饥丸”的变形。

人类所曾经和正在面临的问题还不只是果腹，因为我们的生存处境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多方面恶化，除了随着人口增长、对食品、能源等需求大幅度增加，从而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以外，还面临环境破坏、全球变暖、新的病毒催生等种种难题。我们拥有应对未来种种不测的“诺亚方舟”吗？如果说有的话，丰富的遗传资源宝库可能是其一。清点一下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淀，有两大财富不容忽视，其一是物质精神文明，其二则是物种资源。前者是人类依靠文化、科技力量创造出来的，而后者则完全是大自然的恩赐。抗御病毒，解决人类各种疑难病症，甚至应对各种未来难题的希望很可能就存在于多样性的基因中。

当前，由多种渠道引发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正一点点蚕食着人类的遗传资源宝库。我们能否尽可能多地保留它，能否在其丧失殆尽之前破译它的秘密，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每消亡一个物种，我们就永远失去了一项应对未来的选择。

小红庙随笔

【你跟劳作在一线的大众说，要有文学理想，他们会问文学里有马蓉的豪宅吗？那是我们的理想。】

我写此文的灵感来自中元节次日大雨后在杨梅竹斜街铃木餐厅见到的一幕。一个调皮的小鞑人往父亲吃空的碟子里扔生菜，拿刀叉扔。10个小时以后，我仍然回忆着那一幕。这可能就是行为艺术吧。鞑人的叫法当然是玩笑。这父女俩都是汉族人，刚去青海湖转了一圈，此前是马来西亚，晒得皮肤黝黑。

而我自己，一个夏天在琢磨鸟类语言歧义产生的恩怨，连北戴河赶海潮都没去。听说那儿今年潮水很大，因为雨大。往年这个时候，好歹找理由起码到东戴河和葫芦岛，去吃鲅鱼饺子。

北戴河名气大，果然高铁票抢手。于是取道曲阜去了日照。好歹是海，好歹有鲅鱼饺子。日照有北戴河的海，却无旅游人群的闹。我到的时候是晚上，接信说我的同事从美国回来办辞职手续。次日晨，有红日照。

日照海滨有东戴河的味道，安静，宜居。看到昔日海边小城今天的城市规模，建筑样式的趋时，大城市人反显得如井底之蛙。我于次日东北行至威海。感觉威海新开发的民居没有日照疏朗大方，楼群密度也太大。除了半山腰军民机关疗养院左边缘有厦门和旅顺的风致，整个威海被房地产淹没了。海边如此，山下也是如此。沿街最热门的旅游产品是楼盘而不是海鲜。楼群密度大，避暑就成问题。至少从北京来是避不了暑热的。

我取道烟台济南返京。一路上倒是意外发现风景很宜人。农家的红顶小楼成村成片，点缀了绿色的乡野。这绿色居然比黄河边上的永济和西城还俏。两城的羊血豆腐好吃，然而不致这胶东的翠绿。

从运城往西安我是乘高铁去的，这一路

的绿也是出北京的河北见不到的。

转了一圈，回来感冒。两天不下楼。有时间琢磨鸟类语言的歧义。在各种药物的作用下写随笔，这随笔什么味道你也知道了。亲爱的读者，你要病人怎样呢？等有一天报纸让我批判虚无主义，我就添些猛药，让批判的散文分量重一些。回头再翻一些革命导师的理论著作，仔细研读，我就不信自己不是理论家的坏子。至于散文随笔，除非是病重心沉，好的文章是断难出了。

因为你的语言环境没有鸟类的纯粹，连歧义都产生不了了。大家一致点击王宝强离婚案。如此阅读倾向不宜散文随笔，比较有萨德的架势。我这凌晨五点敲击电脑，一是因为凌晨敲，二是因为惦记鸟类语言歧义的研究。我的文字受了外文的不良影响，是今天的读者告诉我的。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承认我工作的意义。因为我毕竟留下了成形态的记忆，尽管这记录点滴的文字仍然可能有鸟类语言的歧义。如今追溯文学的意义很奢侈，文学已然随风飘去。你跟劳作在一线的大众说，要有文学理想，他们会问文学里有马蓉的豪宅吗？那是我们的理想。你们买了豪宅让我们追求你的文学理想，你当我许三多啊。

我反复阅读和文字今天发生了质变，是出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决定的敏感。这个时代是人类与外太空暗送秋波的年代，文学很快会变得跟埃及纸莎草一样珍稀。大家消费各种文本的理由，是因为这些文本有王宝强离婚案一样的新闻价值。

# 北京折叠

■郝景芳

【老刀的父亲靠强健的意志在汹涌的人流中抓住机会的细草，待人潮退去，留在干涸的沙滩上，抓住工作机会，低头俯身，艰难混入海和垃圾混合的酸朽气味中，一干就是二十年。】

折叠城市分三层空间。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十万人，从夜晚十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

大地的两侧重量并不均衡，为了平衡这种不均，第一空间的土地更厚，土壤里埋藏配重物。人口和建筑的失衡用土地来换。第一空间居民也因而认为自身的底蕴更厚。

老刀从小生活在第三空间。他知道自己的日子是什么样，不用彭鑫说他也知道。他是个垃圾工，做了二十八年垃圾工，在可

预见未来还将一直拖下去。他还没找到可以独自生存的意义和最后的怀疑主义。他仍然在卑微生活的间隙占据一席。

老刀生在北京城，父亲就是垃圾工。据父亲说，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刚好找到这份工，为此庆祝了整整三天。父亲本是建筑工，和数百万其他建筑工一样，从四方涌到北京寻找工作，这座折叠城市就是父亲和其他人一起亲手建的。一个区一个区改造旧城市，像白蚁漫过木屋一样啃噬昔日的屋檐门楣，再把土地翻起，建筑全新的楼宇。他们埋头奔涌，用累累砖块将自己包围在中间，抬起头也看不见天空，沙尘遮挡视线，他们不知晓自己建起的是怎样的恢弘。直到建成的日子高楼如活人一般站立而起，他们才像惊呆了四处奔逃，仿佛自己生下了一个怪物。奔逃之后，镇静下来，又意识到未来生存在这样的城市会是怎样一种殊荣，便继续辛苦摩擦手脚，低眉顺眼勤恳，寻找各种存留下来的机会。据说城市建成的时候，有八千万想要寻找工作留下来的建筑工，最后能留下来的，不过两千万。

垃圾站的工作能找到也不容易，虽然只是垃圾分类处理，但还是层层筛选，要有力气有技巧，能分辨能整理，不怕辛苦不怕恶臭，不对环境挑三拣四。老刀的父亲靠强健的意志在汹涌的人流中抓住机会的细草，待人潮退去，留在干涸的沙滩上，抓住工作机会，低头俯身，艰难混入海和垃圾混合的酸朽气味中，一干就是二十年。他既是这座城市的建造者，也是城市的居住者和分解者。

老刀出生时，折叠城市才建好两年，他从来没去过其他地方，也没想过要去其他地方。他上了小学、中学。考了三年大学，没考上，最后还是做了垃圾工。他每天上五个小时班，从夜晚十一点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在垃圾站和数万同事一起，快速而机械地用双手处理废物垃圾的支柱。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传来的生活碎屑转化为可利用的分类的材质，再丢入再处理的熔炉。他每天面对垃圾传送带上如溪水涌出的残渣碎片，从塑料碗里抠去吃剩的菜叶，将破碎酒瓶拎出，把带血的卫生巾背面未受污染的一层薄膜撕下，丢入可回收的带着绿色条纹的圆筒。他们就那么干着，以速度换生命，以数量换取薄如蝉翼的仅有的奖金。

第三空间有两千万垃圾工，他们是夜晚的主人。另三千万人靠贩卖衣服食物燃料和保险过活，但绝大多数人心知肚明，垃圾工才是第三空间繁荣的支柱。每在繁花似锦的霓虹灯下漫步，老刀就觉得头顶都是食物残渣构成的彩虹。这种感觉他没法和人交流，年轻一代不喜欢做垃圾工，他们千方百计在舞厅里表现自己，希望能找到一个打碟或伴舞的工作。在服装店做一个店员也是好的选择，手指只拂过轻巧衣物，不必在泛着酸味的腐烂物中寻找塑料和金属。少年们已经不那么恐惧生存，他们更在意外表。

（节选自《北京折叠》。图书《孤独深处》收录了郝景芳在2010年至2016年间发表的一些科幻小说，并首次收录《北京折叠》，2016年7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 暑期点滴

潘小松



## 赞女排

■吴硕贤

举国同欢赞女排，英姿飒爽亮高台。封拦扣垫难攻破，进退攻防岂易猜。教练堪称常胜将，队员尽是夺金才。艰辛卓越创佳绩，力挽狂澜实壮哉！



余翔林摄

# Olympic Games:披着现代性外衣的原始游戏

■刘华杰

【这些比赛借助了多种科技进展，但是它不还原为后者，它本质上仍然是自然人的自然展示，或者说它依然坚持这样做。】

在《崇礼野花》首发式上我提到博物与奥运的关系，有人非常不理解。借解释之机我想谈谈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以及为何它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是有解说的，大致包括如下内容：(1)搁置其他方面的分歧，鼓励人们广泛参与旨在表现身体之美、健康、活力的体育运动；(2)公平竞争；(3)促进人类之间的理解。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举办并获得成功，后来的奥运会大致贯彻了相关原则，虽然有时并非很理想。

不过，还流行着另一种说法“更快更高更强”，媒体经常用它取代奥林匹克精神。实际上，这样理解是很成问题的。“三高”不过是一个Olympic Motto，即格言，其地位是无法与奥林匹克精神相提并论的。

“三高”最多只描述了比赛，不断打破记录这一个侧面，这的确是现代每届体育比赛上最抢眼的方面，人们很在乎谁得了金牌，一个国家得了多少金牌，但是它是很不全面的。比如它没有讲谁参加比赛，如何比赛，比赛为了什么。往不好的方面讲，“三高”体现的是一种极限运动理念，表达的是一种线性增长观，是一种“玩命”的东西。此“三高”格言是顿拜且的朋友迪东提出来的，曾经作为一所体育学校的校训出现，后来才写进《奥林匹克宪章》。“三高”的竞技体育精神甚至还影响到如今的自然科学发展。发展科技竟然不是为了普通人的

美好生活，资本驱动下的自身滚动发展便是一切。这是异化的科技。同样，“三高”化的体育也是异化的，背离了本真的奥林匹克运动。

在我看来，Olympic Games首先是多种游戏（英文用的是复数），因而游戏精神是其主要精神，规则下的平等竞赛是其要义。通过宪章和历届活动，可以归纳出具体的奥林匹克精神。对于其中的游戏，当然是有限定的，因为并非所有游戏都可算在奥林匹克之内，如弈棋、赛车、电脑游戏之类不算。至少目前不算。为何限制？是因为奥林匹克强调自然人的自然的身体活动，比赛中对所借助的器材势必给出约束。虽然哪些道具允许哪些不允许，很难截然划出界限，但有约束一说是中不二的。与此相关的，对于参与者也是有要求的，门槛、及格线等那是“次要的”第二层面的限制了。首先能想到，要求必须是自然人的个体以及建立在合格个体上的某些团队。机器人不行，经过“增强”的人不行，用了违禁药物者也不行。

接着就涉及如何比赛了。按规则进行平等竞争，对优胜者给予奖励。游戏精神非常讲究规则，参与者先要认同规则，竞赛的过程中不得随便改变规则。于是有尊重规则、尊重对手的要求。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这一条是很难实现的，在Olympic Games中，应当说这一点一贯贯彻得不错，因而使令全世界越来越认同Olympic Games，在这样的运动中，可以相对做到不分种族、信仰、智力，只比谁在规则下玩得最好。

Olympic Games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它的每一项具体要求都面临着被突破的可能性。实际上，规则也在不断演化之中。比如排球、体操。一些新项目也逐渐加入。没准哪一年，机器人足

球也有可能进入，但不是现在和最近。因为Olympic Games依然在强调人类自然个体通过肉体内展示、表演来比赛。它是游戏，但不是一般的游戏。

Olympic Games与中国有多远，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多远？中国正式参与Olympic Games不算早。而Olympic Games所涉及的那类游戏的精神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相距是很远的。中国人自古就玩游戏，但是那些游戏与Olympic Games非常不同。中国长期以来是人情社会，至上官员下至百姓都不大在乎规则，首先是规则含糊。胡适先生曾写过“差不多先生”来讽刺国人不精确。权力随时介入规则，在中国更是普遍现象，它使得规则形同虚设。因此，在中国步入现代社会时，中国积极参与奥运是学习按规则办事、按规则与世界相处的过程，其教化意义将远远超出体育运动本身。其次，Olympic Games一直坚持反兴奋剂，是在重申一项原则：竞赛的参与者应当是吃五谷杂粮、自然生长的普通人，而不是超人、机器人。现代体育离不开高科技，但是对各种高科技对人体本身的介入，Olympic Games是有严格限制的。吃“王八”（甲鱼）补一补或许是可以的，吃苯丙胺、麻黄碱、乙基吗啡、硝酸甘油、苯乙酸诺龙，就不成。甚至用自己积累下的血进行“血液回输”也不行。这类限制非常重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会发明出越来越多的提高竞赛成绩的药品，有些虽然对人体无害，但服用了这些药品的人就具有额外的优势，比赛将成了一场科技对抗，从而违背了当初Olympic Games的宗旨。

正是意识到Olympic Games依然对游戏与自然状态这两项的强调，让我感受到奥林匹克运动与我所倡导的博物，理论上是相通的。博物也是一种游戏，在中文世界中游戏是与正经、正当、主

流相对照的。倡导游戏就是在倡导非主流、多元性，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克服，虽然力量极有限。博物在乎自然状况，这更不用说。博物学探究是一悠久的传统，反对过分人工化、机械化、科技化。Olympic Games很现代，但是并非完全现代，它有内在张力，现代的外在形式难以掩盖背后对原始的、自然的呼唤。试想一下，Olympic Games从里到外都现代化了，还有意思吗？还能如此吸引观众吗？

什么是Olympic Games？是一种披着现代性外衣的原始游戏。是建立在自由人个体参与为基础的服从规则的比赛。这些比赛借助了多种科技进展，但是它不还原为后者，它本质上仍然是自然人的自然展示，或者说它依然坚持这样做。能持续多久？那不好说。我原来对奥运是部分抵触的，但后来我的观念变了。我思考过Olympic Games与博物学的相似之处。考虑到现代人如此喜爱Olympic Games，不如以一己之力积极参与Olympic Games，实际影响它进而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

Olympic Games的确在某些方面强调绿色、人文，也间接地鼓励人类不同族群之间接触、对话。2022年中国将举办冬季奥运会，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多一些绿色，国家能够更开放，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能够增进彼此理解，那么就没有理由不积极介入。绿色奥运部分，是相对简单、明确的，只要我们介入，情况就有不同。从博物学的视角介入奥运，似乎是很不重要的角度，但也不一定。做了再说。《崇礼野花》想通过让人们关注奥运承办地之一崇礼山坡上美丽的野花，而提醒有关部门慎重开发。也许人们目睹了野花之美，会让那里的冬奥会更绿色一点。